

古城村的金银币

□王锦春 李全立 文/图

核心提示：

民间有句俗语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有时，苦苦求索一无所获，灰心丧气之际，不经意一个偶然的发现，却让你拍案叫绝。这又应了民间一句俗话“有心插花花不成，无心栽柳柳成荫。”考古界诸多惊喜发现，多是如此。

意外发现

平静常常被偶然打破，偶然常常带来惊人故事。

1974年7月31日，一个偶然的惊喜发现，幸运地降临在扶沟一个村庄。这个村子叫古城村，位于古城公社古北大队，在县城西南17.5公里处。

7月底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。上午9点多，尽管天热，古北大队副支书孙本立也闲不住。家里准备盖房子，几年前这里曾有一个小石灰坑，今天就是把原来的坑向北扩宽些。灰坑挖有一铁锹深，孙本立已经汗流浹背。邻居赵根旺见状，过来搭把手。没几下，就听“哐”的一声，赵根旺以为碰到了硬土块或砖头块，抽回铁锹使劲地向下砍去，“哐”，这一声比刚才还沉闷。

石灰坑西南一丈远，有个大水坑，水坑边有几棵上了岁数的柳树。“八成是个大柳树根”。赵根旺心里直犯嘀咕。他弯下腰，扒扒土，有一疙瘩硬东西露出了头。顾不得擦脸上的汗，赵根旺把铁锹扔在一边，用手一点点地挖起来。一旁歇着的孙本立也感觉异常，跳下石灰坑。二人谁也不说话，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，手忙脚乱地挖出两个东西，一上一下摆在一起。上面的像个“水壶”，下面的像个“香炉”。孙本立把“水壶”从土里抱出，赵根旺把“香炉”搬出。抠掉上面沾的泥土，青色的铜锈露了出来。

“八成是宝贝！”赵根旺失声叫出来。孙本立急忙摆摆手，示意他别出声。

人间奇遇

孙本立抱着“水壶”，三步并作两步向自家院里跑，赵根旺吃力地搬着“香炉”，也跟着进去。来到院里，孙本立顺手把“水壶”向地上一放。许是用力过猛，许是地下埋藏太久，“水壶”瞬间四分五裂，一堆黄灿灿的东西露了出来。孙本立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：“这都是金子呀！”。“水壶”里藏有金子，赵根旺急不可待，要看看“香炉”里有什么。“香炉”盖与下面已锈在一起，用手抠不开。赵根旺用铁锹使劲撬开，一二十个白色的像炒菜用的锅铲一样的东西叠放一起，静静地躺在“香炉”里。“这是什么玩意？”赵根旺没见过，孙本立也没有见过。直到这时，他俩才从亢奋中清醒一点。“赶快弄屋里！”孙本立用洗脸盆装好金子，正欲往屋里去，他被人拦住了。

谁？都是本村的农民！孙本立定睛一看，院子里已围过来十几个人。孙本立哪里知道，从挖出宝贝到进院子，他俩一惊一叫，半个村子都能听到，谁不想看看稀罕。

围着一堆黄灿灿的金子，你拿一个看看，我抓俩瞧瞧。场面开始混乱

了，有的看着看着就放进了兜里，也不知道谁拿了几个。孙本立赶紧把金子拿到屋里。众人又把目光投向“香炉”。有人推测说可能是古人做饭用的“锅铲”，颜色发白可能是用锡做的。一听说说是锡，围观的人把不住劲了。那时候农村的洗脸盆烂了，用锡焊一下就能补好。于是，你拿一个，我装一个，一眨眼拿走好几块。院子里人越来越多，这样下去，局面很难控制。作为大队副支书，孙本立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。他把那几个“锅铲”也放进屋里，暂时保存起来，同时想办法向上级汇报。

上缴文物

“古城发现金子了！”这一消息很快传开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公社干部就来村里了。公社、大队两级干部用大喇叭宣传，催促上缴文物。在很短时间内，人们把那些拿回家还没有暖热的金子、“锅铲”就缴上来了。尽管拿回家的时间很短，但已有性急的农民把两个“锅铲”放在火上烤化成疙瘩。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共有392块金子、12个“锅铲”，还有“香炉”及那个烂掉的“水壶”，送到了干部的手里。古城村发生这么大的事，非同小可。公社向县里汇报，县里向省里汇报。接到汇报的省文化局随即指示：收缴文物，立即送到省里。保护好现场，省里派专家前去进一步发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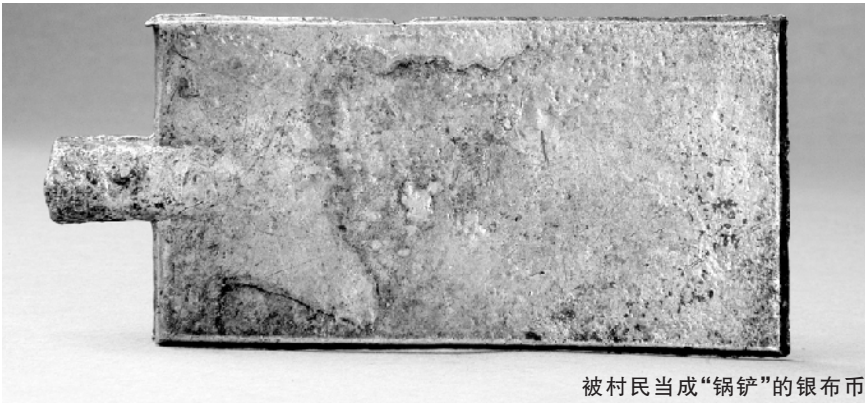
文物缴上去了。它掀起的轩然大波冲击着这个平静的村庄。田间地头、坑边树下，人们议论着昨天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，还原着每一个细节。两天之后，省里来人了。当时的省文化局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3名同志来到古城村查看。

发掘古井

几天后，扶沟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郝万章接到一个任务，陪同省里专家到现场。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，文物工作地位尴尬，每个县基本上只有一个人负责。在扶沟县城，郝万章等来了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郝本性。两人匆匆吃几口饭，就骑车向古城出发。二人来到那个石灰坑边看了又看，决定进行深入发掘，当晚，就住在公社的招待所里。

第二天上午，在发现文物的石灰坑里，郝本性大致划个范围，几个农民开始向下挖。大家干劲十足，都盼望着有更多的宝贝露头。挖着挖着，郝本性叫停了。通过分析土质等，郝本性发现这里是一个古井遗址，直径有一米多，土里万一埋藏有东西，碰坏了咋办。大家开始轻轻地挖。几个小时后，古井挖到两米深。不能再挖了，地下水已经上来，汩汩直流，没有什么宝贝露头。郝本性宣布停止清理挖掘。

忙活一上午，没见到稀罕东西，几



被村民当成“锅铲”的银布币

个农民感到有些失落。不过，还是有些收获。通过与专家交谈，他们得知，前几天村里挖出的那些“宝贝”，不是单纯的金子，也不是炒菜用的“锅铲”，黄的是金币，白色“锅铲”是银布币，都是那个时候的钱。盛金币的“水壶”是铜壶，盛银布币的“香炉”是铜鼎。出土时一上一下联结起来，是因为年代久远，锈结在一起。这些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。

392枚金币、12枚银布币、铜壶、铜鼎送到省里后，公社干部、派出所的同志继续宣传，渴望能有收获。到这年年底，又有农民陆续上缴了6枚银布币。

文物引发的冲击波也日趋减弱，古城村又渐渐归于平静。

隆重奖励

政府并没有忘记古北大队，也没有忘记挖出并上缴文物的人。几个月后，省里进行奖励。当时的黄金市价是每斤1500多元，392枚金币，重8183.3克。当时白银的市场价是每斤60元，18枚银布币，共重3072.9克。单单计算金银价值，金币可卖24000多元，银布币可卖300多元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大张旗鼓地奖励个人是不可能的。由此，最早发现文物的孙本立、赵根旺，各获得一部价值40元的收音机。他们所在的古北大队，获得一部电影放映机、一部发电机。据说，这些奖品的价值正好是24000多元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省文化局又向古北大队颁发奖品——能够购买一辆东方红拖拉机的指标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这批金银币的文物价值愈发显得重要，上级再次对有关人员进行奖励。1975年1月1日，扶沟县在县大礼堂召开千人大会，奖励孙本立600元，赵根旺400元，并号召全县人民向他们学习。对此，当时的《河南日报》给予报道。

曲折收藏

故事还在继续。再说后来收缴的那6枚银布币，送到县里就由郝万章保管。郝万章在县文化馆工作，负责文物，他的住房是寝办合一。最初，他把这几块银布币用报纸包住，放在枕头下面。有些人听说他屋里藏有文物，就想来看个稀罕，基本上是谁来都可以看。一年多后，郝万章觉得这样存放不安全，就经常转移银布币，有时放床下，有时藏墙角，但不出他的办公室。寒来暑往，郝万章与6枚银布币朝夕相处了10年，成为这批文物最忠实的“保安”。

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郝本性，非常关注扶沟这批出土文物，并做了大量的研究。有一次趁郝万章到省里出差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万章，这些东西你要是放丢一块，就得坐监狱啊！”当

时打击盗窃盗挖文物的攻势非常严厉。从郑州回来后，郝万章就琢磨要为6枚银布币找个更安全的地方。1984年，扶沟县博物馆成立，6枚银布币由博物馆保管收藏。1990年，为了重要文物的安全，这批银布币被送到淮阳文物库房保存，直至今日。

392枚金币、12枚银布币送到郑州后，一直存放在省博物院。盛放银布币的铜鼎，经专家修复后，也被省博物院收藏。盛放金币的铜壶，因损坏严重，已没有办法修复。

价值连城

专家关注更多的是金银币的文物价值。研究发现，这批金银币为战国时期楚国货币，它的出土轰动了全国，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土大量的楚国金银币，具有重大文物价值。

392枚金币，分金版、金饼两种。195枚金版中，绝大多数都钤印有文字。刻有“郢爱”的金版共170枚，刻有“陈爱”的有17枚。“爱”是楚国金币的专用名称。“郢爱”在楚国的都城郢，今湖北江陵之地生产。公元前278年，楚顷襄王迁都陈国淮阳，在此所铸金币命名为“陈爱”。尤其珍贵是，有一块金版刻有“鬲爱”两字，带有这两个字的金版在我国首次发现。专家考证后得知，“鬲”是“历”的通假字，为楚国要地历阳，其地在今安徽太和西15公里处。

197枚金饼中，一些刻有数目字，如“上”“大吉”“六半”等，专家认为是标注金饼所值多少。有些则无任何标记。

最有价值的是这18枚银布币。当它们刚刚面世时，当地一些农民认为它们只不过是炒菜用的“锅铲”。其实，它们却是国之重宝。

布币是楚国的专用货币，银布币用银子制成。银布币为我国首次发现，也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银币实物。此前，仅在书中有使用银币的记载。它的出土，可以充分证实先秦时代确实使用过白金货币，并将我国使用银币的历史从汉代提前到东周时代，在我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扶沟出土的金银币，大都保存完好，既有较高的经济价值，更有很高的历史、艺术价值。皆为国家珍贵文物，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。说到这里，再回顾金银币出土时，当地农民只是看个稀罕，那两枚银布币，一念之差，“火化”成“锡疙瘩”，也许成了世界上最值钱的“锡疙瘩”。直到现在，文物工作者提起这件事，还连呼“可惜可惜”。

不幸之中还有万幸。普通的农民不计得失，能把文物及时上缴，从而避免了流失与毁坏，于国家于后代，功莫大焉。可敬可爱！